

還

冤

記

顏之推 著

中華書局

BNT 11197/1009

叢書集成初編所
選唐宋叢書寶顏
堂祕笈漢魏叢書
皆收有此書三本
年代相同唐宋本
較勝故據以影印

還冤記

北齊顏之推

晉明帝毅力士金玄玄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斫之
必令卽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置意遂斫數瘡然
後始絕尋見玄絳冠朱服赤弓彤矢射之持刀者呼
曰金玄緩我少時而死
瑯琊諸葛覆永嘉年爲元眞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
將長子元崇送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喪
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權元崇墮水

而死因分其財爾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其敘亡
父事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達奉累載
一旦長辭銜悲茹恨如何可說欷歔不能自勝又云
行連疲極因因憩下牀上以頭枕腮母視見眠處足
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見眠處沾濕猶如
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發聞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
徐道立爲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所夢托
二徐驗之二徐道過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如鬼
語乃收其行兒二人卽皆狀服依法殺之更差人送

襄陽都

晉夏侯玄字太初亦當時才望爲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玄宗族爲之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旁悉取果食酒肉以內頸中既畢還自安言曰吾得祈于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而景王薨遂無子其弟文王封次子爲齊繼景王後攸覺攸子因嗣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弟云我國傾覆正由曹爽類侯玄二人訴冤得申故也

漢孫策既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策軍

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澀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遂收吉轉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州澗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忿恚意竟殺之因是策頗悠常每彷彿見吉復出射獵爲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無之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呼瘡皆崩裂流血而死

魯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姜俱朝于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譴責文姜文姜告襄公

襄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于車彭生多力乃抵桓公脅桓公薨于車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率屬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何辭以告于諸侯請以彭生除耻辱也齊人歸罪于彭生而殺之後襄公佩于具丘有大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乎射之豕乃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還其臣連稱管至甫二人作亂遂殺襄公焉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吳敗

走謂太宰詔曰吾前殺臣公孫聖授子餘杭山之平
今道當山之吾上畏蒼天下懸于地吾舉足而不進
心不忍往子試唱于前若聖猶在當有應詔乃向餘
杭之山呼曰公孫聖聖卽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
吳王大懼仰天歎曰蒼天蒼天寡人豈可復歸乎吳
王遂死不反

晉安定張祚以永和中所作涼州刺史因自立爲涼王
河州刺史張瓘士衆強盛祚猜忌之密遣兵進圍瓘
瓘率衆拒祚祚遂爲瓘所殺瓘後數見祚來都從鏡

中舉手指瑾云底奴要當截汝頭瑾入姑覲立張玄
靜爲涼王自爲涼州牧又謀廢玄靜而自王事未遂
嘗與玄靜同車出城西門橋梁牢壯而忽摧折刺吳
舊事正旦放鳥瑾所放出手輒死有鴿來巢廣夏門
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守燉煌宋混遣弟澄卽于巢所
害瑾瑾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爲反逆皇天后土
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劇我矣混自爲尚書令
輔政有疾盡日見瑾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
火燒掘土則無所見混因病死澄又然燈油變爲龍

廐中馬一夕無尾二歲小兒作老公聲呼曰宋混澄
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後三年澄爲張邕所殺晉
西域校尉張順以怨殺趙儉臨死有恨言後順夜見
白狗自援劍斫之不中順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
旁遂以暴卒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于時丹陽陶繼之爲棘
陵縣令微密尋捕遂擒龍等取龍引一人是太僕夜
忘其姓名劫發之夜此伎推同伴從親人宿其妻青
聲陶不詳審爲作狀列隨例申上及所宿主人士貴

賓客並和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
通塞遂并諸劫主入手都門斬之此伎聲伎精能又
殊辨慧將死之日親隣知識看者甚衆伎曰我雖賤
隸少懷慕善未嘗爲非實不作劫陶今已當具知枉
見殺害若死無鬼則也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
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殞泣經月餘陶遂夜夢伎
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忍訴之得理今故取
君便入陶口乃落股中陶卽驚寤俄而創絕狀若鴈
鵠良久方醒有時而發輒天矯頭反着背四目而亡

亡後家便貧頡見早死餘有三孫窮寒路次遇
宋泰初元年江州刺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助爲
帝以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鎮歸楊都及湓口
琬救之以爲冠軍將軍與共經紀軍事琬前軍袁顥
既敗張悅懼誅乃稱暴疾伏甲而召鄧琬既至謂之
曰卿始此禍而欲賣死乎帝手命斬于牀前并殺其
子以琬頭至五年悅寢疾見琬爲鴈遂死曰昔
宋齊豫章王蕭嶷亡後忽見形于沈文季曰我病未
應死皇太子加爵中書可種藥使我不差湯中役加

藥一種使我利不斷吾已訴先許還東郡郡判此事
便懷山青紙文書宗文季嘗與卿少書爲程主上也
俄而失所在文季懼不敢傳與時父惠太子薨
魏賊陽王元徽初爲孝章帝畫計殺爾朱榮及爾朱
兆入洛害孝莊而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
叔兄弟三人爲刺史皆徽之力也旣而爾朱兆購徽
萬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世其金百斤馬五十匹
及兆得徽首亦不賞侯兆乃夢徽曰我金三百斤馬
百匹在祠在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巨富昨

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卽令收祖仁祖仁
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歛得金百斤馬五十疋
兆不信之祖仁私歛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輪
兆猶不完數兆乃發怒懸頭于樹以石砸其足鞭撻
殺之

漢竇嬰字王孫漢孝文帝竇皇后從兄子也封魏其
侯爲丞相後乃免相及竇皇后崩嬰益踈薄無勢黜
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交結其歡恨相知之晚
乎孝景帝王皇后異父同母弟田蚡爲丞相親幸縱

橫使人就要求城南田數頃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夫亦助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蚡灌夫爲人狂酒先嘗以醉忤蚡不肯賀之寶嬰強與俱去酒酣灌夫引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夫因言辭不遜蚡益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夫謂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夫罵座不敬奏其在鄉里豪橫處夫棄市寶嬰還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事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詠帝召見之嬰與蚡互相

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聞怒而不食自我在太皆凌藉吾弟我百歲後當魚肉之及出蟬復爲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天子亦以蟬爲不直特爲太后故論嬰死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知要不得死後月餘蟬病一身盡痛若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祝鬼者瞻之見寶嬰灌夫共手管蟬蟬遂死

晉太將軍王敦枉害乃玄亮及敦入石頭夢白犬自天下而噬之既還姓執親病白日見乃乘輜車道從

吏卒來仰頭瞑目乃入攝錄敦敦犬聲遂不得脫
河間國兵張鹿經曠二人相與諸善晉太元十四年
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鹿酌酒失性拔刀斬
曠曠母爾夕夢曠自說爲鹿所殺殺屍澗中脫袍履
履尋覓之時必難可得當令裳飛起以示處也明晨
追捕一如所言鹿知事露欲謀叛逸出門輒見曠手
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具告官鞭笞伏辜
晉山陰縣令石密先經爲御史枉奏戮典客令葛默
密白日見默來殺密遂死